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庚子年末, 在上海博物馆二楼展出三个多月。上海市民趋之若鹜, 网上预订的参观券基本是“秒清”。让很多参观者浮想联翩的是: 这艘沉没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木帆船, 是从上海的身边驶过的。

早在1998年前后, 沉船被发现和打捞的过程中, 上海的考古界就投去了关注的目光。这艘阿拉伯商船史著里没有记载, 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礁石旁边, 于是, 沉船出水的时刻, “黑石号”名字也同时浮出了水面。随船出水的近七万件中国瓷器, 大多产自湖南长沙的铜官窑, 也有部分是河北的邢窑、河南巩义窑和浙江越窑的产品。在一只铜官窑烧制的青釉褐彩纪年碗外壁上, 有一行阴刻文字: “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

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 是我国中唐时期, 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刻。这个时候, 阿拉伯商船满载着精美的瓷器驶离了中国, 而守候在长江入海口南岸的捕鱼者, 默默地望着远去的帆影, 然后低下头, 把竹编的一只只叫“漚”的器具, 插在潮流中, 等待鱼的进入, 用这样的方式捕鱼, 用这样的方式生活……

丝绸之路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 出发点是长安, 到达的地点是西亚及地中海沿岸。七百多年后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走的还是这条路。而海上丝绸之路, 则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 该路以南海为中心……形成于秦汉时期, 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 繁荣于唐宋时期。现在, 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挖掘和研究, 把它和现在的国家有关倡议联系在了一起, 大大提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这也是《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的时代背景。

联合国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是泉州。今天, 把外国商船经常到达的广州、杭州、扬州, 都称为始发港和目的港。而离上海最近的是杭州和扬州, 对应的物品分别是茶叶和瓷器, 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出口的两大大类物品。

——茶叶, 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一大贡献, 杭州是茶的故乡, 成熟的制

茶工艺, 让杭州茶叶成了西方人爱不释手的美物。扬州没有瓷窑, 能成为中国瓷器的出口基地, 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长江岸边的城市,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在中国, 船仿佛就是伴随着瓷器应运而生的, 船运是瓷器最安全的运输手段。这是为黑石号装船运送瓷器的场面: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 经湘江进洞庭湖, 再入长江, 满载顺风, 扬州到了; 北方所有的窑口, 则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扬州。

海上丝绸之路, 开展的是以货易货贸易。可以想象, 在扬州, 琳琅满目的外来商品, 是古人视觉的盛宴! 扬州城, 是首都长安之外与杭州并列的都市, 是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最为向往的地方。“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正是这个时代的诗人, 他曾在扬州做过官。而比杜牧年长一百岁的李白, 早就写下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

其实所有季节, 扬州都适合人去旅游和居住。如果以长江为界在华夏大地上划分南北, 古人认为: 北方的最南方是扬州, 而南方的最北方不是金陵、京口, 一定也是扬州! 扬州这里, 人文性格里有北方的基因, 风物景致中是南方的烟雨; 扬州这里, 市场最繁荣, 女人最美丽, 米酒最醇香, 鱼虾最鲜美。

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上海的影响, 是通过杭州和扬州间接实现的。文化传播中包括了宗教和人类的梦想, “黑石号”带到中国的香料和每一件物品里, 有人类的智慧和科技的进步……这一切, 如随船带来的植物种子, 逐步在东方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事实上, 上海人口的构成, 主要来自

于杭州和扬州这两个城市圈, 而这两个城市圈, 又都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因为海上丝绸之路, 这里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此, 当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五口通商”和“割让香港”, 那都是《南京条约》里的内容, 不管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刻, 上海人似乎没有迟疑。外国人早就来了, 上海人能够和他们交流沟通, 包括今天让世人笑话的洋泾浜英语。

上海和西方世界的紧密接触, 可以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中断几百年后的延续。上海同时面对内陆和海外两个市场, 还有人员的交流, 和人员交流中带来的财富流动, 这都是上海繁荣崛起的重要因素。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珍品,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三件精美的巩义窑青花瓷盘, 把青花料(氧化钴)在中国瓷器上成熟应用的时间, 整整前移了400年! 动摇了陶瓷界将元代青花称为鼎盛时期的定论……这一切, 都让参观者感到无比惊奇和振奋。但在网上评论区里看观众的留言, 却看到了上海人的思考和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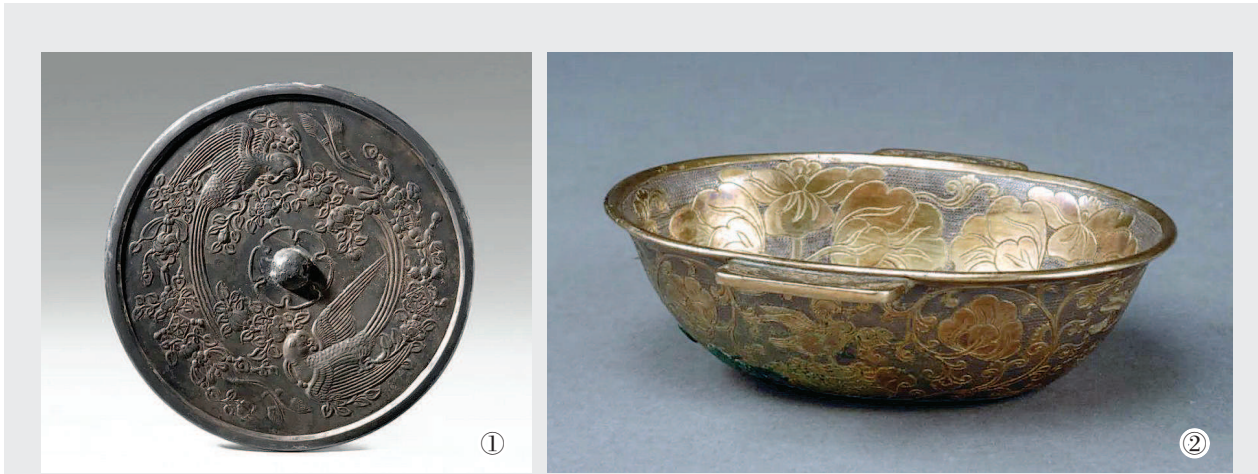
“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芒, 是人类前行的灯塔”  
“灾难时的遗存, 心痛后的慰藉”  
“大清禁海, 大清亡国”  
“走错航线的悲剧”  
……  
“黑石号”是木结构缝合船, 母港在西亚的巴士拉。理论上说, 启碇返航

的时间是在公元826年中秋节以后, 此刻, 是西太平洋上的风向从南风或者东南风转向偏北的时候。《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上, 清晰标注着远航帆船的航迹: 离开扬州后在长江里顺流而下, 经过上海后进入东海, 右转向南, 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 也可能停靠广州后再进入南海, 然后穿越琼州海峡, 沿越南和马来西亚近海航行, 进入新加坡海峡, 在新

加坡海峡的出口处, 右转入马六甲海峡, 然后进入印度洋……整个航线紧贴着近岸。匪夷所思的是, 这艘阿拉伯商船在新加坡海峡的出口处, 向左转向, 朝卡里马塔海峡方向行驶! 这样的方向选择, 去路只有一条, 就是从雅加达西侧的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 这样的方向选择, 放弃了安全的航线, 而距离却增加了八百公里。是船长独断专行还是判断失误? 是舵手

# 远去的帆影

吴建国



# 笔会

①唐·鸚鵡衔枝纹带纹铜镜, 上海青浦青龙镇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②唐·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扇,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③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释文: “孤雁南天远, 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 早晚到边停。”

均选自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 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 追求语言美或成双刃剑

陈老萌

肖复兴先生著文《写好一句话开始》(2021年12月5日文汇报“笔会”版), 强调写好文章需从语言起步, 是每一位写作者的必修课。此乃至理箴言, 肖先生以做官比喻, 文字不下功夫求精, 便是“懒文”, 如同官员懒政。比喻得好!

肖先生是著名作家, 又教过大学、小学, 他分类列举了中外名家精彩文句, 仅四千字文章, 例证竟多至近三十个, 宁可不厌其烦, 以求循循善诱。文章援引诗人于坚作品: “大道, 亮晃晃的像一把钢板尺, 水泥电杆像刻度一样伸向远方。”肖先生评析, 假设写成“大道伸向远方”, 未免流于陈词滥调。他批评道, “我们见到的很多文章很多书中, 都是这样写的, 司空见惯, 见多不怪, 见而无感。”肖先生点中了懒文穴位。老是一句伸向远方, 审美疲劳了, 当然难有美感。以标刻度的钢板尺比喻笔直大道, 新颖而形象多了, 胜过见惯的那句“懒文”。显然, 语言上的懒与不懒, 大不一样。

肖先生连续引述中国作家的佳句还有《外国作品译文例句从略》: “每次下到窖里拿土豆, 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像是好多亲人在那里候着我。”“饭里没有了土豆, 就像没有了筋骨。”“当我独自穿行在沙枣林中, 四面八方果实累累, 拥挤着, 推搡着, 欢呼着, 如盛装的老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国家元首的到来。”“老野鸡在远处发出‘克啦啦, 克啦啦’的呼叫, 可能正在炫耀什么宝物。”

这些佳句多属于比喻新颖、色彩华丽的一路。华丽固然颇具美感, 而文学语言之美原本多姿多态, 不宜限于某一种。就说华丽, 也不宜过火。肖先生赞赏的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写主人公老父, “浑浊的眼泪让父亲的脸像一只蝴蝶一样花里胡哨”。似乎过火了一点。肖先生以为, 此句若只写成“浑浊的眼泪挂在父亲脸上”, 便“去掉了蝴蝶生动的比喻和通感, 句子自然就干瘪无味了”。窃以为不一定就干瘪无味。泪眼老脸, 拿花里胡哨的蝴蝶来形容, 总怪怪的, 哪里能生出什么语言美感来。而看似“干瘪无味”的挂着浑浊眼泪, 反倒摆脱了花里胡哨的干扰, 简洁显豁, 有助静心体悟老父脸上丰富的无声言语。

琢磨肖先生赞赏的这许多佳句, 感觉它们似乎以比喻和华丽所困, 忽略了其他修辞、多样文风。譬如(恕我也不厌其烦):  
写鸟: “一只灰鹤从灌木丛中飞

起, 像青衣抛出一条华丽的水袖。”(迟子建作品)

写水的涟漪: “你在水这边挠一挠, 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韩少功作品)

写路旁水洼: “有时凝结了薄冰, 朝晖映在其上, 仿佛在大地上做了一份煎蛋, 给承受了一夜寒霜的他们, 奉献了一份早餐。”(迟子建作品)

女孩看一枚落叶: “金红斑斓的, 宛如树上的大鸟身上的一根羽毛。她透过这片叶子看太阳, 光芒便透射过来, 成为强扭的瓜。古人还有句话,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达到此等境界的平淡, 自有其质朴美、素净美, 再藏有弦外之音的话, 则另增语言张力。”

写好一句话, 原因不全在秉笔时“懒文”, 此非一日之寒, 根本更在秉笔之前之后的欠缺修炼。不经日久语言修炼, 缺少素养而致素养的过程, 哪怕勤奋到去命, 仍然难以如愿的, 并不关乎一时的懒与不懒。肖先生提到了汪曾祺, 汪氏堪称语言大家, 论述语言的精彩言论不少。他说过, 锤炼语言像揉面。那意思, 得专注在面团本身下功夫, 不往面团以外瞎求什么。所以, 汪曾祺作品语言, 简洁, 传神。单看一个一个字, 平常; 一句话, 平常。字连字, 句连句, 不平常了, 很是耐人寻味。看肖先生引到的汪曾祺这一句: 热暑,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 下午剖食, 一刀下去, 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 连眼睛都是凉的。”眼睛都凉了, 堪称神来之笔, 决非临时冥思苦想能奏效。为文之道, 固然行文时不应掉以轻心, 然而面临磨枪不过是追求语言精美的微调而已。大格局提升, 终究得依赖作者语言素养, 经年累月练就的文字境界。甚至“功夫在诗外”。一般作者学汪曾祺语言, 往往徒具外形欠缺神韵。因为没有年深日久的功夫, 不及汪曾祺“诗外”的练达人情。肖先生主张语言“不同凡响”, 刻意追求语言美, 其实刻意是柄双刃剑。它可求处是胜于凡响; 可虑处会带来审美负累。精妙在乎刻意得恰到好处, 刻意到看不出刻意, 即古人说的, “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是的, 谈何容易! 尽管太不容易, 但仍然应该树作努力方向。这么说抬杠了, 肖先生, 乞谅。

## 回音壁

去年11月30日, 在“文汇报笔会”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刘庆邦老师写洗澡的文章, 忽然觉得原来衣食住行之外, 洗澡真的能成为一个人深刻或奇怪的记忆。我是一个80后, 出生在1988年。在读到刘老师这位50后的洗澡回忆前一周, 我刚刚因为上海冷空气的降临, 为了免去天冷洗澡麻烦, 向妻子申请了一次不洗澡, 也为此和她回顾起了我们80后的洗澡记忆。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如皋, 一个水乡小镇, 小时候洗澡, 虽然不像刘老师那样因为节水而极其困难, 但也并不方便。在我老婆的记忆里, 我们都有一个叫浴帐的东西。浴帐, 是冬天洗澡必备的。用绳子把它穿好, 挂起来, 围成一个圈, 空出一条缝作出入口, 长长的大木桶放在里面, 就变成了简易的洗澡间。妈妈会事先准备好几瓶热水, 浴帐围好后, 就哗哗把水倒进去, 一下子就热气缭绕, 腾起白雾, 光溜溜的我就赶紧钻到大桶里, 洗个热水澡。而此时, 爷爷或者奶奶就在厨房里烧水, 随时为我补充热水。小孩子洗澡, 向来很快, 加一次热水, 也就差不多了。站起来的一瞬间, 会不小心碰到浴帐上凝结的水珠。冷! 特别冷! 这时候, 妈妈就会说, “快钻到被窝里去!” 因为, 洗澡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房间, 离床就一步之遥。

那个时候的洗澡, 没有舒服可言, 像打仗一样, 因为天冷, 害怕洗久了感冒。要想洗个舒服的澡, 还是得到澡堂子。如皋县城, 只有一个澡堂子, 在如今市中心儿童图书馆的位置。模糊的记忆里, 跟着大人穿过一块厚厚的藏青色棉布帘子, 一进去就觉得暖和。怎么洗的不记得了, 只记得一个大堂里, 整整齐齐摆着好多躺椅, 上面躺着光溜溜的大人们。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澡堂子里叫卖的酒糟。一个小



# 也谈洗澡

吴小东

小的铝制饭盒里, 上面是清清的汤汁, 下面沉着一层酒糟糯米, 吃起来非常甜。这种记忆一直留在我的味蕾里, 现在的酒糟没有那个味道, 只觉得酒味重。那一次之后, 我很是期待大人们带我去澡堂子, 期待着吃澡堂子里的酒糟。但是, 到澡堂子里洗澡, 毕竟要花钱,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小时候, 县城的澡堂子只有一家, 进澡堂子洗澡的记忆也只有那一次, 冬天洗澡的记忆就是这些。但夏天洗澡, 可真就像刘庆邦老师写的那样, 充满了野趣。只是, 我直到小学升初中的那个夏天, 才享受到这种野趣。

2000年的那个夏天, 二舅家门前的鱼塘成了我们表兄弟几个的乐园。中午一吃完饭, 我们就泡到鱼塘里, 享受水里的清凉。鱼塘有两半, 一半深挖, 一半浅挖, 浅挖的半边中间还留了块地, 像是个小岛。一开始, 我们都是浅挖的那半边玩, 小伙伴们站在里面, 可以露出肩膀以上, 其他全都泡在水里。水上面太阳晒着, 水面波光晃晃, 水下面则凉凉的。在鱼塘里, 只要不淹死, 大人们随便我们怎么闹。有一次, 我们扶着塘中岛的岸边, 比赛扑腾腿, 表哥一脚踢出了一条大花鲢。可怜的鱼儿, 成了那天晚上的花鲢豆腐汤。外婆把鱼汤炖得特别白, 味道我不记得了, 但是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都开始使劲儿扑腾, 希望再跳出一条鱼来。可惜的是, 再没有鱼儿出水了。暑假里, 因为玩水, 洗澡就变得简单了。玩到太阳快落山, 外婆喊我们吃饭, 一个抱着湿漉漉的沉重的身子上岸, 在二舅家的天井里, 打一桶井水, 浇一浇自己, 擦一擦, 换一条干净的短裤, 就结束了。

快乐的、玩水的暑假, 在我读初二的时候结束了, 因为即将到来的初三, 我面临着中考。还没有开学, 就

被初三班主任提前叫回学校, 要求练字、做奥数题, 尽快适应初三的生活。也是初中的时候, 我发现澡堂子不止一家了。光我们初中周围, 就有两家。一家在学校西边马路上, 比较朴素。一家和学校隔了两条马路, 挂着霓虹灯招牌, 显得高档些。冬天气, 我可以拿着爷爷给的五块钱, 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朴素的这家澡堂子里洗澡。只是, 有一次发现有人在澡堂子里拉尿之后, 就再也不去那家了。

后来, 一次周五晚上补习课结束后, 我有机会进了挂霓虹灯的那家浴室。爸爸骑着摩托车过来接我, 看着时间很晚了, 就决定顺便带我去洗个澡再回家。这间浴室的门面在地上, 洗澡的地方在地下, 灯光昏黄。和朴素的那家不一样, 这里多了个选择, 有雅座, 价钱是二十块一个人, 可以搓澡, 不用自己带肥皂洗发水。爸爸带我进了雅座, 因为这次洗澡是临时起意, 没有带洗浴用品。进了雅座, 爸爸又问我饿不饿, 说是“饿洗头饱洗澡”, 饿了的话先吃点东西。雅座里, 可以点菜吃饭, 我是第一次经历。我当然是饿的。爸爸给我点了份鸭腿饭套餐, 也是二十块。他告诉我, 他吃过了饭, 看着我吃完, 爷俩就去洗澡了。回到家, 妈妈问为什么这么晚。爸爸说, 带我洗澡去了。然后, 爸爸告诉我, 他饿死了, 赶紧弄点吃的给他。我听了, 愣住了。他笑着说, 一份饭, 那么贵, 我才骗你说吃过了饭的。这次洗澡, 一共六十块, 让我记住了爸爸对我的爱、他的节省, 还有我们家的拮据。

再后来, 我读了高中, 在离家车程一小时的白蒲镇。在学校洗澡并不方便, 我的高二同桌, 因为和高年级的学长抢一个淋浴头, 被打成了熊猫眼, 他妈妈还特地到学校来讨说法。而我为了省事, 冬天洗澡的频率变成

了一个月一次, 每次学校放假回家才去澡堂子洗澡, 狠狠地搓一搓身上的泥儿。那时候的澡堂子, 比初中时候多了, 在离我的初中大概两公里左右的地方, 又多了两家, 一家叫曙光浴室, 一家叫环东浴室, 都是平民价, 七块钱洗澡, 五块钱搓背。我们洗澡, 也就是洗澡, 搓背靠自己, 或者一起来的小伙伴。

第一次实现冬天的洗澡自由, 是大学的时候。2006年9月, 我到了徐州, 就读于中国矿业大学。我们住在泉山脚下, 云龙湖畔的新校区, 宿舍是两室一厅, 独立的卫生间配备了电热水器, 无论春夏秋冬, 只要想洗澡就可以洗。刚入学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大学都像我的矿大一样, 学生可以随意洗澡。但是跟高中同学们交流之后才发现, 矿大这样的条件并不是所有大学都具备的。同城的徐州师大还是要进大浴室, 在北京读大学的同学洗澡要在澡堂子里刷卡计费, 而妻子就读的华东师大也是在本科公寓的公共卫生间洗澡。尽管各有各的不便, 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像刘庆邦老师那样, 对澡堂子那么新奇了。而刘老师所写的煤矿澡堂, 我也经历过。

大学毕业, 2010年7月, 我到内蒙古的煤矿工作, 确实是只要下矿就必须洗澡, 不然黑不溜秋的, 没法见人。不过, 我是文职, 很少下矿, 一开始并不敢去矿上的澡堂子洗澡。因为不下矿, 去澡堂子洗澡就会显得特别的名不正言不顺。但尴尬的是, 因矿而建的矿区住宅里, 自家卫生间里设浴室的并不多, 我是前后租住过的三套房子里都没有浴室, 只有马桶。于是洗澡又成了尴尬的事。起初我跟着同住的学长和高年级的同事去澡堂洗澡。再后来, 时间一长, 也觉得自己是矿区的一分子了, 就敢独立去澡堂子洗澡了, 站在淋浴头下面, 看着刚出井的同事们在黑变白, 看着矿区小朋友们戏水打闹……

如今, 不只在上海, 在老家, 冬天洗澡也自由了。2016年的时候, 我的初中变成了我们家拆迁后的安置小区, 周边的浴室, 因为家家户户的洗澡自由而生意惨淡, 只剩下了一家。那间曙光浴室, 还服务着周边小区和农村。我们还保持着过年前去浴室洗一次澡的习惯, 和初中时候没有区别, 但一切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